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三

灤陽消夏錄三

觀弈道人撰

俞提督金鼇言嘗夜行關展戈壁中

戈壁者碎沙亂石不生水草之地卽

瀚海也

遙見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幾一丈追之甚急彎弧

中其胸踣而復起再射之始仆就視乃一大蝟虎竟能

人立而行異哉

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樹林中

迪化

卽烏魯木齊今建爲州樹林綿亘數十里俗謂之樹窩

時戊子八月也後林中有

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悖之

魄聚爲妖厲猶蛇虺雖死餘毒尙染於草木不足怪也

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烏魯木齊關帝祠有馬市賈所施以供神者也嘗自嚙草山林中不歸阜樨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門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來亦不失期祭畢仍莫知所往余謂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說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實見其由雪磧緩步而來弭耳竟立祠門外雪中絕無人跡是亦奇矣

淮鎮在獻縣東五十五里卽金史所謂槐家鎮也有馬氏者家忽見變異夜中或拋擲瓦石或鬼聲嗚嗚或無

人處突火出踴歲餘不止禱禳亦無驗乃買宅遷居有
賃居者黝如故不久亦他徙以是無人敢再問有老儒
不信其事以賤價得之卜日遷居竟寂然無他頗謂其
德能勝妖旣而有猾盜登門與詬爭始知宅之變異皆
老儒賄盜夜爲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過變
幻耳老儒之變幻如是卽謂之真魅可矣

已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禮曰相別
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
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三年所給問
師傳此幾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

未畢而去竟莫測其真偽嘗舉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
往往爲此輩所累卽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

余家假山上有小樓狐居之五十餘年矣人不上狐亦
不下但時見窻扉無風自啓閉耳樓之北曰綠意軒老
樹陰森是夏日納涼處戊辰七月忽夜中聞琴聲棋聲
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爲了不介意但顧奴子曰
固勝於汝輩欲博次日告昀曰海客無心則白鷗可狎
相安已久惟宜以不聞不見處之至今亦絕無他異
丁亥春余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未贖權住錢香
樹先生空宅中云樓上亦有狐居但扇鎖雜物人不輕

上余戲粘一詩於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樓上下且
平分耽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一日姬人啓
鎖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視之則地板塵上滿畫荷花莖
葉茗亭具有筆致因以紙筆置几上又粘一詩於壁曰
仙人果是好樓居文采風流我不如新得吳箋三十幅
可能一一畫芙蓉越數日啓視竟不舉筆以告裘文達
公公笑曰錢香樹家狐固應稍雅

河間馮樹柟粗通筆札落拓京師十餘年每遇機緣輒
無成就干祈於人率口惠而實不至窮愁抑鬱因祈夢
於呂仙祠夜夢一人語之曰爾無恨人情薄此因緣爾

所自造也爾過去生中喜以虛詞博長者名遇有善事
心知必不能舉也必再三懇懇使人感爾之贊成遇有
惡人心知必不可貸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爾之拯救
雖於人無所損益然恩皆歸爾怨必歸人機巧已爲太
甚且爾所贊成拯救皆爾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
也其事稍稍涉於爾則退避惟恐不速坐視其人之焚
溺雖一舉手之力亦憚煩不爲此心尙可問乎由是思
維人於爾貌合而情疎外關切而心漠視宜乎不宜鬼
神之責人一二行事之失猶可以善抵至罪在心術則
爲陰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來可也後果寒餓以

終

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爲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其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箠殺一幹僕後附一癡婢與某公辯曰奴舞樊當死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顛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

國奈何責奴負主人主人殺奴奴實不甘某公怒而擊之仆猶嗚嗚不已後某公亦不令終因歎曰吾曹斷斷

不至是然旅進旅退坐食俸錢而每責僮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誹矣乎

束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隣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詫曰幸攜此婦來不然鰥矣人計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後曰適相報尙不悟耶旣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踪跡至束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佐證堅不承糾紛間聞里有扶箕者衆曰盍質於仙仙判一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壺盧其夫默然徑返兩邑接壤有

知其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

滿媼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爲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不及待壻同行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缺月微明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而曠野無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楊下納簪珥懷中解絛繫頸披髮吐舌瞪目直視以待其人將近反招之坐及逼視知爲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門舉家大駭徐問得實且怒且笑方議向鄰里追問次日喧傳某家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尙隨之已發狂譫語後醫藥符籙皆無驗竟顛癲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而中之未可知

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惡陰奪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爲狂且戒

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窻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堦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日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堦下鬼從何去歟然

越墻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墻因卽越墻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景城南有破寺四無居人惟一僧攜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傭見人不能爲禮然誦詐殊甚陰市松脂煉爲末夜以紙捲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見趨問則師弟鍵戶酣寢皆曰不知又陰市戲場佛衣作菩薩羅漢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隱映寺門樹下望見趨問亦云無

賂或舉所見語之則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
何爲官司方禁白蓮教與公無讐何必造此語禍我人
益信爲佛示現檀施曰多然寺日頽敝不肯葺一瓦一
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語每言此寺多怪異再一莊嚴惑
衆者益藉口矣積十餘年漸致富忽盜瞰其室師弟並
拷死罄其貲去官檢所遺囊篋得松脂戲衣之類始悟
其姦此前明崇禎末事先高祖厚齋公曰此僧以不蠱
惑爲蠱惑亦至巧矣然蠱惑所得適以自戕雖謂之至
拙可也

有書生嬖一變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歿悽戀萬狀氣

已絕猶手把書生腕臂之乃開後夢寐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見之相去恒七八尺問之不語呼之不前卽之則却退緣是惘惘成心疾符籙効治無驗其父姑令借楊叢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渠無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證不疏藥物耳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維此童歿後其身漸至僵冷漸至洪脹漸至臭穢漸至腐潰漸至尸蟲

蠕動漸至臟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
變貌漸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刹則恐怖之念生矣再
思維此童如在日長一日漸至壯偉無復媚態漸至鬚
鬣有鬚漸至脩髯如戟漸至面蒼黧漸至髮斑白漸至
兩髯如雪漸至頭童齒豁漸至偃僂勞嗽涕淚涎沫穢
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再思維此童先死故我念彼
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誘利餌勢脇彼未必守貞
如寡女一旦引去薦彼枕席我在生時對我種種淫語
種種淫態俱同向是人恣其娛樂從前種種墮愛如浮
雲散滅都無餘滓則憤恚之念生矣再思維此童如在

或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誶或我財不
贍不饜所求頓生異心形色索漠或彼見富貴棄我也
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
伏生滅於心中則心無餘閒心無餘閒則一切愛根慾
根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數日或
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迹病起往訪則寺中無是二僧
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逢已
飛錫他往云

先太夫人乳媼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麵爲業
得餘麵以資姑貧不能畜驢恒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始

歿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餘年
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
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爲上帝所嘉緣是
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
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
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烏魯木齊譯言好園場也余在是地時有筆帖式名烏
魯木齊計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餘年自言
初生時父夢其祖語曰爾所生子當名烏魯木齊併指
畫其字以示覺而不省爲何語然夢甚了了姑以名之

不意今果至此意將終此乎後遷印房主事果卒於官
計其自從征至卒始終未嘗離是地事皆前定豈不信
夫

烏魯木齊又言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
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

仆後因事至孤穆第

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

夢巴拉拜謁衣冠

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
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
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爲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
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

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爲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往曰昌吉問何事曰賁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洩云

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絲繡花女鞋一製作精緻尙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鈎新月鮮花健詠此事也入土至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壞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郭六淮鎮農家婦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傳呼爲
郭六云爾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饑其夫度不得活出
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
汝矣婦故有姒里少年取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
惟以女工養翁姑旣而必不能贖則集鄰里叩首曰我
天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
我則乞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母笑我里如以婦
賣鄰里趨趨躡躡徐散去乃慟哭自翁姑公然與諸蕩
子游陰蓄夜台之資又置一女子然防閑甚嚴不使外
人覲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辯也越三載餘其夫

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併在今還汝又引所
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對汝已爲汝別
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爲汝辦餐已往
厨下自剉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葬於祖塋
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塋明其未
絕於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
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養父母反絕代養父母者耶况
身爲男子不能養避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
之過而絕之邪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
時邑人議論頗不一先祖寵予公曰節孝並重也節孝

又不能兩全也此一事非聖賢不能斷吾不敢置一詞也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爲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

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載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開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尙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爲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

程編修魚門曰怨毒之於人世矣哉宋小岩將歿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塵游魂終不散黃泉業鏡臺待汝來相見余親見之其友將歿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

余亦親見之

相傳某公奉使歸駐節館舍時庭菊盛開徘徊花下見小童隱映疎竹間年可十四五端麗溫雅如靚粧女子問知爲居停主人子呼與語甚慧黠取一扇贈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愛其秀穎與流連軟語適左右皆不在童卽跪引其裾曰公如不棄卽不敢欺公父陷冤獄得公一語可活公肯援手當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訟牒忽暴風衝擊窓扉六扇皆洞開幾爲騎從所窺心知有異急揮之去曰俟夕徐議卽草草命駕行後廉知爲土豪殺人獄急不得解賂胥吏引某公館其家陰市

變童僞爲其子又賂左右得至前爲秦弱蘭之計不虞
冤魄之示變也裴文達公嘗曰此公偶爾多事幾爲所
中士大夫一言一動不可不慎使爾時面如包孝肅亦
何隙可乘

明崇禎末孟村有巨盜肆掠見一女有色併其父母繫
之女不受汚則縛其父母加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
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締已必先使受
汚而後釋女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
賊與官兵格鬪馬至尸側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
亦有靈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論是事者或謂女子在室

此正論也此女實
是主千名教
之大防若郭六
者教其愚可也
諒其心可也實不
可為訓

從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從賊矣成一已之名坐視
父母之慘酷女似過忍或謂命有治亂從賊不可與計
嫁此父母命為娼亦為娼乎女似無罪先姚安公曰此
事與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執而於心終不敢確信不
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劉羽冲佚其名滄州人先高祖厚齋公多與唱和性孤
僻好講古制寔迂濶不可行嘗倩董天士作畫倩厚齋
公題丙秋林讀書一幅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
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
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

自練鄉兵與之角全隊潰覆幾爲所禽又得古水利書
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于州官州
官亦好事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
樂爲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搔首自語曰古
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
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栢下搔首獨步側
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則歛隱次曰伺之復
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歟阿文勤公嘗教晦曰滿腹
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弈不廢舊
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故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明魏忠賢之惡史冊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敗陰蓄一驃日行七百里以備遁逃陰蓄一貌類己者以備代死後在阜城尤家店賣用是私遁去余謂此無稽之談也以天道論之苟神理不誣忠賢豈無倖免理以人事論之忠賢擅政七年何人不識使竄伏舊黨之家小人之交勢敗則離有縛獻而已矣使潛匿荒僻之地則耕牧之中突來闔閭異言異貌駭視驚聽不三日必敗使遠遁於封域之外則嚴世蕃尙逼日本仇鸞尙交諸達忠賢無是也山海阻深關津隔絕去又將何往昔建文

行遁後世方且傳疑然建文失德無聞人心未去舊臣
遺老猶有故主之恩燕王稱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
之所不與遞相容隱理或有之忠賢虐焰薰天毒流四
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時距明亡尙十五年此十五年
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說余斷不謂然文安王
岳芳曰乾隆初縣學中忽雷霆擊格旋繞文廟電光激
射如掣赤練入殿門復返者十餘度訓導王著起曰是
必有異冒雨入視見大蜈蚣伏先師神位上鋸出擲堦
前霹靂一聲蜈蚣死而天霽驗其背上有朱書魏忠賢
字是說也余則信之

烏魯木齊深山中牧馬者恒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
一一皆備過紅柳吐花時輒折柳盤爲小圈著頂上作
隊躍舞音吻吻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
而泣繫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
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驚澗越山
去然其巢穴棲止處終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獸
蓋倏僥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曰呼
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
細視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埤人鑿然
有之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

有之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
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
必一兩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蓋如兔絲扶苓
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見此花然往採之則獲如指
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迹卽剔雪求之亦不獲草
木有知理不可解士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歟此花生
極寒之地而性極熱蓋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
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
陽居五陰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爲補劑多血熱妄

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蓋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
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曰亢則害承乃
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先其本旨
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輩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
而參耆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
之上九亦戒以亢龍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多溫補
之劑易見小效堅信者遂衆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
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強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
返其損傷根本則一也雪蓮之功不補患亦此理矣
關展士魯番地其地沙磧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姓名

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濶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衆軍以巨繩連綴爲一尙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輻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關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有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爲風吹至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巳正至午

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爲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
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
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
一呼吸耳按莊子稱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氣無所不之
不應有穴蓋氣所偶聚因成斯異猶火氣偶聚於巴蜀
遂爲火井水脈偶聚於于闐遂爲河源云

何勵菴先生言相傳明季有書生獨行叢莽間聞書聲
琅琅怪曠野那得有是尋之則一老翁坐墟墓間旁有
狐十餘各捧書蹲坐老翁見而起迎諸狐皆捧書人立
書生念旣解讀書必不爲禍因與揖讓席地坐問讀書

然則不明三個五
常之理者人必
化為畜

何爲老翁曰吾輩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採精氣拜星斗漸至通靈變化然後積修正果是爲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則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鍊形爲人既得爲人然後講習內丹是爲由人而求仙雖吐納導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堅持自然圓滿其途紆而安顧形不自變隨心而變故先讀聖賢之書明三綱五常之理心化則形亦化矣書生借視其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註問經不解釋何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註爲

生怪其持論乖僻惘惘莫對姑問其壽曰我都不記但
記我受經之日世尙未有印板書又問閱歷數朝世事
有無同異曰大都不甚相遠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
後每聞某甲是聖賢爲小異耳書生莫測一揖而別後
於途間遇此翁欲與語掉頭徑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
先生嘗曰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
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辨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語
意若合符節又嘗曰凡巧妙之術中間必有不穩處如
步步踢窠卽小有蹉失終不至折肱傷足與所云修仙
二途亦同一意也

有扶乩者自江南來其仙自稱卧虎山人不言休咎惟
與人唱和詩詞亦能作畫畫不過蘭竹數筆具體而已
其詩清淡而不俗嘗面見下壇一絕云愛殺嫣紅映水
開小停白鶴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綠纔藉莓苔穩睡
來又詠舟限車字詠車限舟字曰淺水潺潺二尺餘輕
舟來往興何如同頭岸上春泥滑愁殺疲牛薄笨車小
車輕輓駕烏牛載酒聊爲陌上遊莫謾王孫金勒馬雙
輪徐轉穩如舟其餘大都類此問其姓字則曰世外之
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應命而已甲與乙共學
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箕者手不習也一日

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數日再召仍不降後乃降於甲家
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爲本二者有
慝則不可以爲人此君近與兄析產隱匿千金又詭言
父有宿逋當兄弟共償實掩兄所償爲已有吾雖方外
閒身不預人事然義不與此等人作緣煩轉道意後毋
相瀆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徧食兒女而獨忘孤姪
便啜泣竟夕雖是無心要由于意有岐視後若再爾吾
亦不來矣先姚安公曰吾見其詩詞謂是靈鬼觀此議
論似竟是仙

廣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京州鎮時

月夜獨坐衙齋恍惚夢夫人自樹杪翩然下相勞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當爲君婦緣滿仍歸今過此相遇亦餘緣之未盡者也公問我當終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問我壽幾何曰此難言公卒時不在鄉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館驛亦不歿于戰陣時至自知耳問歿後尙相見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卽可見否卽不能也公後征叛苗師還卒于戎幕之下

奴子魏藻性佻蕩好窺伺婦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識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與語女不答而目成徑西去藻方注視女回顧若招卽隨以往漸逼近女面頰小語

曰來往人衆恐見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
牆外車屋中棗樹下繫一牛旁有碌磳者是也旣而漸
行漸遠薄暮將抵李家窪去家三十里矣宿雨初晴泥
將沒脛足趾亦腫痛遙見女已入車屋方竊喜趨而赴
女方背立忽轉面乃作羅刹形鋸牙鉤爪面如靛目睽
睽如燈駭而返走羅刹急追之狂奔二十餘里至相國
莊已屆亥初識其婦翁門急叩不已門甫啓突然衝入
觸一少婦仆地亦隨之仆諸婦怒譟各持擣衣杵亂捶
其股氣結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媼持燈出方知是婿
共相驚笑次日以牛車載歸卧床幾兩月當藥來去時

人但見其自往自還未見有羅刹亦未見有少女豈非以邪召邪狐鬼乘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復治遊路遇婦女必俛首是雖謂之神明示懲可也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徧詣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既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嗑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猶半里許忽繩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

問以井中情狀。警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卧病待醫，子以養。今併醫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幸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豈必不斷繩？

齊大獻縣劇盜也。嘗與衆行劫，一盜見其婦美，逼汚之。

刃脇不從，反接其手縛于櫬，已褫下衣呼兩盜左右挾。

其足矣。齊大方看莊。

盜語謂屋上瞻望以防救者爲看莊。

聞婦呼號，自屋

脊躍下，挺刃笑入曰：誰敢如是？吾不與俱生。洵欲鬪。

目光如饑虎，間不容髮之頃，竟賴以免。後羣盜並就捕。

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羣盜云：官來捕時，齊大實伏。

關微草堂筆記卷三

馬槽下兵役皆云往來搜數過惟見槽下朽竹一束約十餘竿積塵污穢似棄置多年者

張明經晴嵐言一寺藏經閣上有狐居諸僧多棲止閣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厭其囂雜徑移坐具住閣上諸僧忽聞樑上狐語曰大衆且各歸房我看屬不少將移住閣下僧問久居閣上何忽又欲據此曰和尚在彼問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問我輩非和尚耶狐不答固問之曰汝輩自以爲和尚我復何言從兄懋園聞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發深省

甲見乙婦而鑿之語于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圖也如不吝揮金吾能爲計了此事乃擇邑子治蕩者餌以金而屬之曰爾白晝潛匿乙家而故使乙聞待就執則自承欲盜白晝非盜時爾容貌衣服無盜狀必疑姦勿承也官再鞠而後承罪不過枷杖當設策使不竟其獄無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獄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婦丙慮其悔教婦家訟乙又陰賂證佐使不勝乃恚而別嫁其女乙亦央絕聽其嫁甲重價買爲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發其陰謀而教甲賂息計前後乾沒千金矣適聞家廟社會力修供具賽神將以祈福先一夕廟祝夢神曰某金

自何來乃盛儀以饗我明日來慎勿令入廟非禮之祀
鬼神且不受况非義之祀乎丙至廟祝以神語拒之怒
弗信甫至壻昇者顛蹶供具悉毀乃悚然返後歲餘甲
死邑子以同謀之故時往來丙家因誘其女逃去丙亦
氣結死婦攜貲改適女至德州人詰得姦狀牒送回籍
杖而官賣時丙姦已露乙憾甚乃鬻產贖得女使薦枕
三夕而轉售於人或曰丙死時乙尚未娶丙婦因嫁焉
此故爲快心之談無是事也邑子後爲丙女流落爲娼
則實有之

益都李詞晚言秋谷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園亭中一

夕就枕後欲製一詩方沉思間聞窗外人語曰公尙未
睡耶清詞麗句已心醉十餘年今幸下榻此室竊聽緒
論雖已經月終以不得質疑問難爲恨慮或倉卒別往
不罄所懷便爲平生之歉故不辭唐突願隔窓聽揮麈
之談先生能不拒絕乎秋谷問君爲誰曰別館幽深重
門夜閉自斷非人迹所到先生神思夷曠諒不恐怖亦
不必深求問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懷蕭散僕亦倦
于儀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內耶秋谷因日與
酬對于六義頗深如是數夕偶乘醉戲問曰聽君議論
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詩乎語訖

寂然穴隙窺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簷角而
去園中老樹參雲疑其木魅矣詞晚又云秋谷與魅語
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山人詩如名山勝水奇樹幽花
而無寸土菽五穀如雕欄曲榭池館宜人而無寢室庇
風雨如甕鼎罍洗斑斕滿几而無釜甑供炊爨如繁組
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
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
進規諫秋谷極爲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
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
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

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

烏魯木齊有道士賣藥于市或曰是有妖術人見其夜宿旅舍中臨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壺盧傾出黑物二丸卽有二少女與同寢曉乃不見問之則云無有余憶輟耕錄周月惜事曰此乃所採生魂也是法食馬肉則破適中營有馬死遣吏密囑旅舍主人問適有馬肉可食否道士掉頭曰馬肉豈可食余益疑擬料理之同事陳君題橋曰道士攜少女公未親見不食馬肉公亦未親見周月惜事出陶九成小說未知真否所云馬肉破法亦未知驗否公信傳聞之詞據無稽之說遽興大獄似

非所宜塞外不當留雜色人飭所司驅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後將軍溫公聞之曰欲窮治者大過倘畏刑妄供別情事關重大又無確據作何行止驅出境者太不及倘轉徙別地或釀事端云曾在烏魯木齊久住誰職其咎形迹可疑人關隘例當盤詰搜檢驗有寔證則當付所司驗無寔證則具牒遞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論

莊學士本淳少隨父書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並漂蕩間聞人語曰可救起福建學院此有關係勿草草不覺已還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後

果督福建學政赴任時舉是事語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說勉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壓于小衙中適兩牆對圯相拄如人字帳形坐其中一晝夜乃得掘出豈非死生有命乎何勵菴先生言十三四時隨父罷官還京師入冬舟狹遂布席于巨箱上寢夜分覺有一掌捫之其冷如水魔良久乃醒後夜夜皆然謂是神虛服藥亦無效至登陸乃已後知箱乃其僕物僕母卒于官署厝郊外臨行陰焚其柩而以衣包骨匿箱中當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變怪也然則旅魂隨骨返信有之矣

勵菴先生又云有友聶姓往西山深處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見破廟在山腹急奔入時已曠黑聞牆隅人語曰此非人境擅越可速去心知是僧問師何在此間坐曰佛家無誑語身寔縊鬼在此待替聶毛骨悚慄既而曰與死于虎無寧死于鬼吾與師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異路君不勝陰氣之侵我不勝陽氣之燥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聶遙問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盡節烈婦完貞是雖橫天與正命無異不必待替其情迫勢窮更無求生之路者閱其事非得

已亦付轉輪仍核計生平依善惡受報亦不必待替倘
有一錢可生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氣率爾
投繯則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罰所以
幽囚沉滯動至百年也問不有誘人相替者乎鬼曰吾
不忍也凡人就繼爲節義死者魂自頂上升其死速爲
忿嫉死者魂自心下降其死遲未絕之頃百脈倒湧肌
膚皆寸寸欲裂痛如鑿割胸膈腸胃中如烈焰燔燒不
可忍受如是十許刻形神乃離思是楚毒見縊者方阻
之速返肯相誘乎聶曰師存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
敢望惟一意念佛冀懺悔耳俄天欲曙問之不言諦視

亦無所見後聶每上墓必攜飲食紙錢祭之輒有旋風繞左右一旋旋風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脫惡趣矣王半仙嘗訪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夢至范住家歡娛乃爾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憶是有是夢問何以知曰人秉陽氣以生陽親上氣恒發越于頂脛則神聚于心靈光與陽氣相映如鏡取影夢生于心其影皆現于陽氣中往來生滅倏忽變形一二寸小人如畫圖如戲劇如蟲之蠕動卽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態畢露鬼神皆得而見之狐之通靈者亦得見之但不聞其語耳昨偶過君家是以見君之夢又曰心之善惡亦現于陽氣

中生一善念則氣中一綫如烈燄生一惡心則氣中一綫如濃烟濃烟羈首尙有一綫之光是畜生道中人併一綫之光而無之是泥犁獄中人矣王問惡人濃烟羈首其夢影何由復見曰人心本善惡念蔽之睡時一念不生則此心還其本體陽氣仍自光明卽其初醒時念尙未起光明亦尙在念漸起則漸昏念全起則全昏矣君不讀書試向秀才問之孟子所謂夜氣卽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鑒察乃及於夢寐之中

雷出於地向於福建白鶴嶺上見之嶺高五十里陰雨時俯視濃雲僅及山半有氣一縷自雲中湧出直激而

上氣之纖末忽火光迸散卽砰然有聲與火礫全相似
至于擊物之雷則自天而下戊午夏余與從兄懋園坦
居讀書崔莊三層樓上開窗四望數里可睹時方雷雨
遙見一人自南來去莊約半里許忽跪於地倏雲氣下
垂羃之不見俄雷震一聲火光照眼如咫尺雲已斂而
上矣少頃喧言高川李善人爲雷所極隨衆往視偏身
焦黑仍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書非篆非籀非草
非隸點畫繚繞不能辨幾字其人持齋禮佛無善迹亦
無惡迹不知爲夙業爲隱隱也其姪李士欽曰是日晨
起必欲赴崔莊實無一事竟冒雨而來及於此難或曰

是日崔莊大集崔莊市人交易以一六始鬼神騁以來
與衆見之

余官兵部時有一吏嘗爲狐所媚廼瘦骨立乞張真人
符治之忽聞簷際人語曰君爲吏非理取財當嬰刑戮
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艷色蠱惑攝君精氣欲君
以療疾善終今被驅遣是君業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積
善尙冀萬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後果以盜
用印信私收馬稅伏誅堂吏有知其事者後爲余述之
云

前母張太夫人有婢曰繡鸞嘗月夜坐堂堦呼之則東

此非鬼魅乃雜
魂也嘉慶庚辰

余錦戴可亭家相國
寓邸在陽澤門內
與其後子行十九者
比屋及屋西向四月
初旬月已上弦斜
照室內皎如白晝奴
子二人從明外過門
未聞也見戴坐椅
上仰視天呼曰之曰
在此玩月耶不應
遙視之則不見皆
驚也大手徐開戴
在內屋炕上名仲曰
我眠已久呼我何
若余許之戴奴遂
曳言石兩月戴竟
地

西廊皆有一繡鸞趨出形狀衣服無少異乃至右襟反
摺其角左袖半捲亦相同大駭幾仆再視之惟存其一
問之乃從西廊來又問見東廊人否云未見也此七月
間事至十一月卽謝世殆祿已將盡故魅敢現形歟
滄州插花廟尼姓董氏遇大士誕辰治供具將畢忽覺
微倦倚几暫憩恍惚夢大士語之曰爾不獻供我亦不
忍飢爾卽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有流民四五輩乞
食不得困餓將殆爾輟供具以飯之功德勝供我十倍
也霍然驚醒啓門出視果不謬自是每年供具獻畢皆
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先太夫人言滄州有轎夫田某母患瘵將殆聞景和鎮
一醫有奇藥相距百餘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歸
氣息僅屬然是夕衛河暴漲舟不敢渡乃仰天大號淚
隨聲下衆雖哀之而無如何忽一舟子解纜呼曰苟有
神理此人不溺來來吾渡爾奮然鼓楫橫衝白浪而行
一彈指頃已抵東岸觀者皆合掌誦佛號先姚安公曰
此舟子信道之篤過於儒者

關微草堂筆記卷四

豫陽消夏錄四

觀弈道人贊

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衆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遊士練熟手法爲戲耳豈有真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卽書下壇詩曰魁歟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萎華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成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爲問潯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烟矣此婦旣已從良卽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

閱微草堂筆記卷四

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
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
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
無人色後歲餘卽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
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
祀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卽鬼亦當敬

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
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須候一萬年意謂或
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

萬壽恩科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

嘉慶庚辰會試
有扶乩者同里嚴介
休亦至觀者村則判
杏花潭中惡果在
後以爲文
則知託教者爲信
即有惡深編花封

當以進士得縣令乃是
首途示仁者先難而後
獲詩題惠澤所由出
周亦不第後以大挑得
縣可謂巧矣

道光甲午浙江士人有扶
乩問科場題者此判論活
書是題以為仙機不肯認
也是科亦與驗主其事
未肯題為不知命二部
始悟論語蓋廣乃是題
也而是士人案中試已未
江考官實予之張胡而
侍御也相約得雪鬼然
亦知故命題不務能為
至臨判題時始隨各儒
問答之不知一年以二

乞養歸遂未再出併前程萬里之說亦驗大抵幻術多
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
交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即自稱某代某人者
即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箕
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即詩工遇全不能詩
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
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
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
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舊竊
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何思即海知其在
局外之人故云其何欲

先外祖居衛河東岸有樓臨水傍曰度帆其樓向西而樓之下層門乃向東別爲院落與樓不相通先有僕人史錦捷之婦縊于是院故久無人居亦無扇鑰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會于斯聞門外窸窣似人行懼爲所見伏不敢動竊于門隙窺之乃一縊鬼步堦上對月微嘆二人股栗皆僵于門內不敢出門爲二人所據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見鬼而吠羣犬聞聲亦聚吠以爲有盜競明燭持械以往鬼隱而僮僕之姦敗婢愧不自容追夕亦往是院繼覺而救蘇又潛往者再還其父屋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將以敗二人之姦使愧

縊以求代也先外祖母曰此婦生而陰狡死尚爾哉其
沉淪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
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辛彤甫先生官宜陽知縣時有老叟投牒曰昨宿東城
門外見縊鬼五六自門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諭百姓
僕妾勿凌虐債負勿逼索諸事互讓勿爭鬪庶鬼無所
施其技先生震怒笞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墻下捐
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數日城內報縊死者
四先生大駭急呼老叟問之老叟曰連日昏昏都不記
憶今乃知曾投此牒豈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時此

揮魯陽戈扶
潤日諸葛忠武文
信國史閣部千載
同揆

事喧傳家家爲備縊而獲解者果一一婦爲姑所虐姑
痛自悔艾一廵于逋欠債主立爲焚券皆得不死乃知
數雖前定苟能盡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
至重鬼神雖前知其當死苟一綫可救亦必轉借人力
以救之蓋氣運所至如嚴冬風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
披裘禦雪墜戶避風則聽諸人事不禁其自爲
獻縣史某佚其名爲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視隄
齷者蔑如也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
隣人曰爲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
乳當棄之去故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

律丈夫

何曰五十金與人爲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尙未付何不可贖卽出博場所獲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示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領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殺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汚人婦如財寶不能爲飲啖訖掉臂徑去不更一言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時秋穫方畢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滿茅簷林籬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割然有聲後墜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

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焚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尙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灤縣路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道卧近輒奮觸退賁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緝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

先祖耆庵府君有一
友忘其姓名者與先生
晚得一子隱慧特甚三
歲時其父書官教
之識隨教隨識日不
強給兒曰去取字與
今我必習乎教以子
書十三任一編成誦皆
若未習不教教亦不
時方或行何義義門
制教其父送授生徒
反復講解見在旁匿

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
不然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求蒙泉言孫我山先生嘗卧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
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
去至一家門徑甚華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
避其人背後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
小綳置錦褥中知爲轉生已無可奈何欲有言則覺寒
氣自顙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
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墜地復昏然無知
醒則仍卧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輭心膈

笑父楚行之兒曰書有
父義不如是也即當從
數陳辭之意精義
問何以知之兒曰是文
皆我所作我豈不知乎
父大驚因取之問其
義該之皆非誦如
淵淵因是知為義
海身失父愛之甚故
深益悲歎兒亦悲
不果得疾天臨地歎
曰我錯轉此一度論
迴矣其父痛極言
反必慟哭先祖謂之
曰汝何福得此門

尚溫不敢斂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
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提婢乃徐為家人備言是日疾
即愈徑往是家見婢媼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惋
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
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圖閣學時泉言其
狀甚悉大抵與義山先生所言相類惟義山先生記往
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
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為小異耳案輪回之說儒
者所闢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
暫入輪回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揣六

生為子有此佳兒尚須
習責耶

為牧令者慎之為
刑官者慎之

台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再從伯燦臣公言曩有縣令遇殺人獄不能決蔓延日
眾乃祈夢城隍祠夢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種竹十
餘竿青翠可愛覺而檢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
是也窮治無迹又檢案中有名節者私念曰竹有節必
是也窮治亦無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計無復之乃
以疑獄上請別緝殺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獄虛心研鞫
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說不過瞞伏愚民給之吐實
耳若以夢寐之恍惚加以臆惑之揣測據為信讞鮮不
謬矣古來祈夢斷獄之事余謂皆事後之附會也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巖縣城西有村民爲雷擊縣令明公晨往驗飭棺斂矣越半月餘忽拘一人訊之曰爾買火藥何爲曰以取鳥語曰以銃擊雀少不過數錢多至兩許足一日用矣爾買二三十斤何也曰備多日之用又詰曰爾買藥未滿一月計所用不過一二斤其餘今貯何處其人詞窮刑鞫之果得因姦謀殺狀與婦並伏法或問何以知爲此人曰火藥非數十斤不能僞爲雷合藥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節放爆竹時買硫磺者可數吾陰使人至市察買硫磺者誰多皆曰某匠又陰察某匠賣藥於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問何

此令不獨明察
足徵處：留心此
大臣謝量非僅百
里也

景曉也

以知雷爲偽作曰雷擊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毀屋
亦自上而下今苦草屋樑皆飛起土炕一面亦揭去知
火從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電相同是夜雷電
雖迅烈然皆盤繞雲中無下擊之狀是以知之爾時其
婦先歸寧難以研問故必先得是人而後婦可鞫此令
可謂明察矣

戈太僕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間西門外橋上雷震一人
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裏雷火弗焚驗之皆砒霜莫明
其故俄其妻聞信至見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
是嘗誚諄老母昨忽萌惡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諫

一夜不從也

再從兄旭升言村南舊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謂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擬生致之未言也一日於廢圃見美女疑其卽是戲歌豔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擲其前方欲俯拾忽却立數步外曰君有惡念踰破垣竟去後有二生讀書東岳廟僧房一居南室與之暱一居北室無睹也南室生嘗怪其晏至戲之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異類見薄故爲悅已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牆一窺未必卽三年不許如使改節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

石惟可引針如氣類不同卽引之不動無多事徒取辱也時同侍姚安公側姚安公曰向亦聞此其事在順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陽雷陽一老副榜八比以外無寸長祇心地樸誠卽狐不敢近知爲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媼能視鬼外祖母歸寧時與論冥事媼曰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淒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誶聲雖

陽氣逼燂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竊聽悽慘之色可掬
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張手左右顧後聞議不成
稍有喜色旣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
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泫泫
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
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
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營者徹夜吾太息曰癡
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墻隅仍
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家爲門
閭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入則匿牆隅望婦行禮凝立

此媼之言有切於
世道人心不少故
巫師之藏利於
周官

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慰其狀一如整束僮具時至滅
燭就寢尚不去爲中霽神所驅乃狼狽出時吾以婦囑
歸視兒亦隨之返見其直入婦室凡婦所坐處眠處一
一視到俄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
作無可奈何狀俄婢出撻兒一掌便頓足拊心遙作切
齒狀吾視之不忍乃逕歸不知其後何如也後吾私爲
婦述婦齧齒自悔里有少寡議嫁者聞是事以死自誓
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狀嗟乎君子義不負人不以生
死有異也小人無往不負人亦不以生死有異也常人
之情則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

此和管石版然感也儒者見諂竇之求福妖妄之滋惑
遂斷斷持無鬼之論失先王神道設教之深心徒使愚
夫愚婦悍然一無所顧忌尚不如此里嫗之言爲動人
生死之感也

王蘭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婦死一日復蘇與
家人皆不相識亦不容其夫近前細詢其故則陳氏女
大魂借尸回生問所居相去僅數十里呼其親屬至皆
慙慙相認女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鏡使自照見形容皆
非乃無奈而與胡爲夫婦此與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
相同當時官爲斷案從形不從魂蓋形爲有據魂則無

憑使從魂之所歸必有詭托售姦者故防其漸焉

有山西商居京師信成客寓衣服僕馬皆華麗云且援例報捐一日有貧叟來訪僕輩不爲通自候於門乃得見神意索漠一茶後別無寒溫叟徐露求助意拂然曰此時捐項且不足豈復有餘力及君叟不平因對衆具道西商昔窮困待叟舉火者十餘年復助百金使商販漸爲富人今罷官流落聞其來喜若更生亦無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數稍償負累歸骨鄉井足矣語訖絮泣西商亦似不聞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稱姓楊揖西商而問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頰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報

爲恨耳楊曰君且爲官不憂無借處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內乃償不取分毫利君肯舉以報彼否西商強應曰甚願楊曰君但書券百金在我西商迫於公論不得已書券楊收券開做篋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付叟楊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飲叟歡甚西商草草終觴而已叟謝去楊數日亦移寓去從此遂不相聞後西商檢篋中少百金鏤鎖封識皆如故無可致詰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篋中得質票一紙題錢二千約符楊置酒所用之數乃知楊本術士姑以戲之同舍皆竊稱快西商慙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蔣編修菱溪赤厓先生子也喜吟詠嘗作七夕詩曰一
霎人間簫鼓收羊燈無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詩曰兩岸
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赤厓先生見之慨然曰
何忽作鬼語果不久下世故劉文定公作其遺稿序曰
就河鼓以陳詞三更焰碧會孟蘭而說法兩岸沙紅詩
識先成以君才過終軍之歲誅詞安屬顧我適當騎省
之年

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
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
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卽來從我輩游何畏之有

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笞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尚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于今生婢養其母爾

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
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外舅馬公周錄言東光南鄉有廖氏募建義冢村民相
助成其事越三十餘年矣雍正初東光大疫廖氏夢百
餘人立門外一人前致詞曰疫鬼且至從君乞焚紙旗
十餘銀箔糊木刀百餘我等將與疫鬼戰以報一村之
惠廖故好事姑製而焚之數日後夜聞四野喧呼格鬪
聲達旦乃止闔村果無一人染疫者

沙河橋張某商販京師娶一婦歸舉止有大家風張故
有千金產經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騎從甚盛張

杏黃蓋坐八人肩輿至其門前問曰此是張某家否劉里應曰是尊官指揮左右曰張某無罪可縛其婦來應聲反接是婦出張某見勢醜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殲婦衣決臂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隨觀之至林木陰映處轉瞬不見惟旋風滾滾向西南去方婦受杖時惟叩首稱死罪後人問其故婦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圖固寵會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晝見無可復言也王禿子勿失父母迷其本姓育于姑家冒姓王凶狡無賴所至童稚皆去聞雞犬亦爲不寧一日與其徒自高川醉歸夜經南橫子叢冢間爲羣鬼所遮其徒股栗伏

地禿子獨奮力與鬪一鬼叱曰禿子不孝吾爾父也敢
肆毆禿子固未識父方疑惑間又一鬼叱曰吾亦爾父
也敢不拜羣鬼又齊呼曰王禿子不祭爾母致飢餓流
落于此爲吾衆人妻吾等皆爾父也禿子憤怒揮拳旋
舞所擊如中空囊跳踉至雞鳴無氣以動乃自仆叢莽
間羣鬼皆嬉笑曰王禿子英雄盡矣今日乃爲鄉黨吐
氣如不知悔他日仍於此待爾禿子力已竭竟不敢再
語天曉鬼散其徒乃掖以歸自是豪氣消沮一夜攜妻
子遁去莫知所終此事瑣屑不足道然足見悍戾者必
遇其敵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戊子夏京師傳言有飛蟲夜傷人然實無受蟲傷者亦未見蟲徒以圖相示而已其狀似蠶蛾而大有鉗距好事者或指爲射工按短蛾含沙射影不云飛而螫人其說尤謬余至西域乃知所畫卽闢展之巴蜡蟲此蟲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以水噴之則輟而伏或噴不及爲所中急嚼茜草根傳瘡則瘥否則毒氣貫心死烏魯木濟多茜草山南闢展諸屯每以官牒移取爲刈獲者備此蟲云

烏魯木濟虎峯書院舊有遣犯婦謫窻櫺上山長前巴縣令陳執禮一夜明燭觀書聞窻內承塵上窻窻有聲

仰視見女子兩纖足自紙罅徐徐垂下漸露膝漸露股
陳先知是事厲聲曰爾自以姦敗憤恚死將禍我耶我
非爾讐將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叢爾亦不能惑爾
敢下我且以夏楚撲爾乃徐徐斂足上微聞嘆息聲俄
從紙罅露面下窺甚姣好陳仰面唾曰死尚無恥耶遂
退入陳滅獨就寢袖刃以待其來竟不下次日仙遊陳
題橋訪之話及是事承塵上有聲如裂帛後不再見然
其僕寢於外室夜恒譔語久而漸病瘵垂死時陳以其
相從二萬里外哭甚悲僕揮手曰有好婦嘗私就我今
招我爲壻此去殊樂勿悲也陳頓足曰吾自恃膽力不

移居禍及汝矣甚哉客氣之害事也後同年六歲楊君
逢源代掌書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巖牆之
下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野亭納涼
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宴客狼狽奔回告
余曰吾其將死乎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
事若到鬼窟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
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屠者罪人之
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爲變怪云

武昌某公與戚友賞花佛寺經閣前地最豁敞而閣上

夢宮入微

時有變怪入夜卽不敢坐閣下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熱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爲鄉宦旣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藥卽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尙不失爲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几案俱碎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爲妖歟徐步太息而去

滄州畫工伯魁字起瞻

其姓是此伯字自稱伯州型之商友人或戲之曰君乃不稱二

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孫嘗畫一仕女圖方鉤出輪郭以不識字竟自稱白氏矣
他事未竟鎖置書室中越二日欲補成之則几上設色小牒縱橫狼藉畫筆亦濡染幾徧圖已成矣神采生動有殊常格魁大駭以示先母舅張公夢徵魁所從學畫者也公曰此非爾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戲耶時城守尉尹公寧頗好畫以善價取之永公後遷四川副都統攜以往將罷官前數日畫上仕女忽不見惟隱隱留人影紙色如新餘樹石則仍蹟舊蓋敗徵之先見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則終不可知

佃戶張天錫嘗于野田見鴝鵒戲溺其口中觸懷忽躍

起作聲曰人鬼異路奈何欺我且我一婦人汝男子乃無禮辱我是尤不可漸躍漸高直觸其面天錫惶駭奔歸鬼乃隨至其家夜輒在牆頭簷際責罵不已天錫遂大發寒熱昏瞶不知人闔家拜禱怒似少解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衆叩首曰然則當是高祖母何爲禍于孫子果似悽咽曰此故我家耶幾時遷此汝輩皆我何人衆陳始末鬼不勝太息曰我本無意來此衆鬼欲借此求食慫慂我來耳渠有數輩在病者房數輩存門外可具漿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飢若無故作災又恐神責故遇事輒生釁求祭賽爾等後見

此等宜謹避勿中其機械衆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穢氣不可忍可至原處尋吾骨洗而埋之遂嗚咽數聲而寂

又佃戶何大金夜守麥田有一老翁來共坐大金念村中無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飲以罐中水與之因問大金姓氏並問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禍汝也細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大金曰鬼自倒放焰口求食外別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

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噬較生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今聞汝等尚溫飽吾又歌舞數日矣回顧再四丁寧勉勵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偽造斯言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生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得棲止乃于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後見先生曰外出以新到京師當尋親訪友亦不相怪近見先生多醉歸稍疑之頃聞與僧言乃日在酒樓觀劇是一浪子耳吾

避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不相適實不能隱忍讓浪子先生明日不遷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此語乃勸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室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云

申蒼嶺先生名丹謙居先生弟也謙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豪爽而立身端介則如一里有婦爲姑虐而縊者先生以兩家皆士族勸婦父兄勿涉訟是夜間有哭聲遠遠至漸入門漸至窓外且哭且訴詞甚悽楚深怨先生之息訟先生叱之曰姑虐婦死律無抵法卽訟亦不能快汝意且訟必檢驗檢驗必裸露不更辱兩家門戶

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無獄父子無獄人憐汝枉死責汝姑之暴戾則可汝以婦而欲訟姑此一念已干名犯義矣任汝訴諸明神亦決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謙居先生曰蒼嶺斯言告天下之爲婦者可告天下之爲姑者則不可先姚安公曰蒼嶺之言子與子言孝謙居之言父與父言慈

董曲江遊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省宿食之貲云爾友徵逐富貴多外宿曲江獨睡齋中夜或聞翻動書冊摩弄器玩聲知京師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詩稿置几上乃似聞吟哦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

已圈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夕寂
然友頗自詫有祿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慶子借宿
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李乘月散步空園見一翁
攜童子立樹下心知是狐翳身竊睨其所爲童子曰寒
甚且歸房翁搖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人
那可共處寧且坐淒風冷月間耳李後洩其語于他友
遂漸爲其所聞衛李次骨竟爲所排擠狼狽負笈返
余長女適德州盧氏所居曰紀家莊嘗見一人卧溪畔
衣敗絮呻吟視之則一毛孔中有一虱隊皆向內後足
皆鉤于敗絮不可解解之則痛徹心髓無可如何竟坐

視其死此殆夙孽所報歟

汪閣學曉園僦居閤王廟街一宅庭有棗樹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輒見斜柯上一紅衣女子垂足坐翹首向月殊不顧人迫之則不見退而望之則仍在故處嘗使二人一立樹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見樹下人手及其足樹下人固無所睹也當望見時俯視地上樹有影而女子無影投以瓦石虛空無礙擊以銃應聲散滅烟焰一過旋復本形主人云自買是宅卽有是怪然不爲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變幻者居多茲獨不動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曉園

慮其爲患移居避之後主人伐樹其怪乃絕

廖姥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飢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筭綸理庖厨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串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于廢園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

又問樹下人應曰汝母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
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
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與一狐爲友恒于場圃間對談安
見之他人弗見也狐自稱生于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
事曰皆不知也凡學仙者必游方之外使萬緣斷絕一
意精修如于世有所聞見于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
必有所愛憎有所愛憎則喜怒哀樂之情必迭起循生
以消樂其精氣神耗而形亦敝矣烏能至今猶在乎迨
道成以後來往人間視一切機械變詐皆如戲劇視一

切得失勝敗以至于治亂興亡皆如泡影當時既不留
意又焉能一一而記之卽與君相遇是亦前緣然數百
年來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幾大都萍水偶逢烟雲倏散
風昔笑言亦多不記憶則身所未接者從可知矣時八
里莊三官廟有雷擊蝎虎一事安問以物久通靈多嬰
雷斧豈長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內丹導引
外丹服餌皆艱難辛苦以證道猶力田以致富理所宜
然若媚惑夢魘盜採精氣損人之壽延已之年事與劫
盜無異天律不容也又或恣爲妖幻貽禍生靈天律亦
不容也若其葆養元神自全生命與人無患于世無爭

則老壽之物正如老壽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
氏實齋先生聞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淺者也然
用以自養亦足矣

浙江有士人夜夢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廟也有冥吏語
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負心牽君爲證君試思嘗有是事
不士人追憶之良是俄聞都城隍升座冥吏白某控某
負心事證人已至請勘斷都城隍舉案示士人士人以
實對都城隍曰此輩結黨營私朋求進取以同異爲愛
惡以愛惡爲是非勢孤則攀附以求援力敵則排擠以
互噬翻雲覆雨倏忽萬端本爲小人之交豈能責以君

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驅之去顧士人曰得無謂負心者有佚罰耶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之相償也花既結子子又開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負心者又有負心人臨其後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後閱數載竟如神之所言

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爲灰氣所蝕毛盡脫落不煩掃治而盡歸於臍臍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盧觀察攜吉嘗與鄰居攜吉子蔭文余壻也嘗爲

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猫犬之類拗折其足
捩之向後觀子子子跳號以爲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
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銜所擊無不中
日恒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寧州其往濟寧州時所生
也年已十一二忽徧體生瘡如火烙痕每一瘡內有一
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
信夫余嘗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齋如奉律令而居恒
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卽爲功德
乎正以茹蔬啖果卽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
齋期某日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日

也烹宰濫乎庖肥甘羅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無斷肉理然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禱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衆生無限怖苦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爲酌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六合之中實亦有不能論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論則魂升魄降已耳卽如佛氏

之論鬼亦收錄于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說庸俗術士又有一書能先知其日辰時刻與所去之方向此亦誕妄之至矣然余嘗於隔院樓窻中遙見其去如白烟一道出于竈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沒與所推時刻方向無一差也又嘗兩次手自啟鑰諦視布灰之處手迹足迹宛然與生時無二所親皆能辨識之是何說歟禍福有命死生有數雖聖賢不能與造物爭而世有蠱毒魔魅之術明載於刑律蠱毒余未見魔魅則數見之爲是術者不過瞽者巫者與土木之工然實能禍福死生人厯厯有驗是天地鬼神之權任其播弄

無忌也又何說歟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
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爲無是事毋乃膠柱鼓瑟乎
李又聃先生曰宋儒據理談天自謂窮造化陰陽之本
於日月五星言之鑿鑿如指諸掌然宋厯十變而愈差
自郭守敬以後驗以實測證以交食始知濂洛關閩於
此事全然未解卽康節最通數學亦僅以奇偶方圓揣
摩影響實非從推步而知故持論彌高彌不免郢書燕
說夫七政運行有形可據尚不能臆斷以理况乎太極
先天求諸無形之中者哉先聖有言君子於不知蓋闕
如也

女巫郝媼村婦之狡黠者也余幼時於滄州呂氏姑母家見之自言狐神附其體言人休咎凡人家細務一一周知故信之者甚衆實則布散徒黨結交婢媼代爲刺探隱事以售其欺嘗有孕婦問所生男女郝許以男後乃生女婦詰以神語無驗郝瞋目曰汝本應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餽餅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責汝不孝轉男爲女汝尙不悟耶婦不知此事先爲所偵遂惶駭伏罪其巧于緣飾皆類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輩雖與人雜處實各自服氣鍊形豈肯與鄉里老嫗爲緣預人家瑣

事此嫗陰謀百出以妖妄斂財乃託其名于吾輩故今日真附其體使共知其姦因縷數其隱惡且併舉其徒黨姓名詔訖郝霍然如夢醒狼狽遁去後莫知所終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與母妻居一破廟中丐夏月拾麥斗餘囑妻磨麵以供母妻匿其好麵以粗麵澆穢水作餅與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噉然一聲丐起視之則有巨蛇自口入齧其心死矣丐曳而埋之沈媪親見蛇尾垂其胸臆間長二尺餘云

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辨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

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堦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惡其偽故巧發其姦歟然操此術者衆矣固未嘗一一敗也聞此札既露其計不行寡婦之田竟得保當由熒整苦節感動幽冥故示是靈異以陰爲呵護云爾

李孝廉存其言蓋縣有凶宅一耆儒與數客宿其中夜聞窗外撥刺聲耆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勝德余講道學三十年何畏于汝窗外似有女子語曰君講道學聞之久矣余雖異類亦頗涉儒書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君一言一動必循古禮果爲修己計乎抑

猶有幾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語錄斷斷與諸儒辨果爲
明道計乎抑猶有幾微好勝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
也近名好勝則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講何學
乎此事不以口舌爭君捫心清夜先自問其何如則邪
之敢干與否妖之能勝與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聲
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悲緒不能對徐聞窗外微嘔
曰君不敢若猶能不欺其本心姑讓君寢又撥刺一聲
掠屋檐而去

某公之卒也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不知其值乞其友估
之友故高其價使久不售俟其窘極乃以賤價取之越

二載此友亦卒所積古器寡婦孤兒亦不知其值復有
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
效其智者罪宜滅余謂此快心之談不可以立訓也盜
有罪矣從而盜之可曰罪滅於盜乎

屠者許方卽前所記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驢先鑿地爲
堊置板其上穴板四角爲四孔陷驢足其中有買肉者
隨所買多少以壺注沸湯沃驢身使毛脫肉熟乃剗而
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兩日肉盡乃死當未死時
猶其口不能作聲目光怒突炯炯如兩炬慘不可視而
許恬然不介意後患病徧身潰爛無完膚形狀一如所

屠之驢宛轉茵褥求死不得哀號四五十日乃絕病中
痛自悔責囑其子志學急改業方死之後志學乃改而
屠豕余幼時尚見之今不聞其有子孫意已殄絕久矣
邊隨園徵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
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
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
老儒蜩縮而已

東光馬大還嘗夏夜裸卧資勝寺藏經閣覺有人曳其
臂曰起起勿褻佛經醒見一老人在旁問汝爲誰曰我
守藏神也大還天性疎曠亦不恐怖時月明如晝因呼

未和與後時
小引卷之三終

坐對談曰君何故守此蘇曰天所命也問儒書汗牛充棟不問有神爲之守天其偏重佛經耶曰佛以神道設教衆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設教凡人皆當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煩神力非偏重佛經也問然則天視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爲體以治人爲用道以靜爲體以柔爲用佛以定爲體以慈爲用其宗旨各別不能一也至教人爲善則無異於物有濟亦無異其歸宿則畧同天固不能不並存也然儒爲生民立命而操其本于身釋道皆自爲之學而以餘力及于物故以明人道者爲主明神道者則輔之亦不能

專以釋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而不一者也蓋儒如五穀一曰不食則餓數日則必死釋道如藥餌死生得失之關喜怒哀樂之感用以解釋冤愆消除抑鬱較儒家爲最捷其禍福因果之說用以悚動下愚亦較儒家爲易入特中病則止不可專服常服致偏勝爲患耳儒者或空談心性與瞿曇老聃混而爲一或排擊二氏如禦寇讐皆一隅之見也問黃冠緇徒恣爲妖妄不力攻之不貽患于世道乎曰此論其本原耳若其末流豈特釋道貽患儒之貽患豈少哉卽公醉而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禮法也大還愧謝因縱談至曉乃別去

伶人祀記
唐莊宗

竟不知爲何神或曰狐也

百工技藝各祠一神爲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閭三百也
伶人祀唐元宗以梨園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蕭何
曹參木工祀魯班此猶有義至韓工祀孫臏鐵工祀老
君之類則荒誕不可詰矣長隨所祀曰鍾三郎閉門夜
奠諱之甚深竟不知爲何神曲阜顏介子曰必中山狼
之轉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書燕
說固未爲無益

先叔儀菴公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爲狐所據夜恒
聞其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詈鞭笞

聲甚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
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上爪痕猶
未愈衆鬩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羣狐亦
鬩然一笑其鬩遂解聞者無不絕倒儀菴公曰此狐以
一笑霽威猶可與爲善

田村徐四農夫也父歿繼母生一弟極凶悖家有田百
餘畝析產時弟以贍母爲詞取其十之八曲從之弟又
擇其膏腴者亦曲從之後弟所分蕩盡復從兄需索乃
舉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鄰村
醉歸道經叢林遇羣鬼拋擲泥土慄不敢行羣鬼啾啾

漸逼近比及覩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讓座徐四兄修
化黑烟四散

白衣菴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
變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彌甚遂漸至委頓又
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漸明因
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誦
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
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卽
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宴然無夢矣

沈觀察夫婦並故幼子寄食親戚家貧窶無人狀其妾

嫁於史太常家聞而心惻時陰使婢媼與以衣物後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錢塘季滄洲因言有孀婦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鄰媼代炊亦不能時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來鄰家女也聞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於父母願爲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來其家凡三四月孀婦病愈將詣門謝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實孤也與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舊情又憫姊之苦節是以託名而來耳置白金數鉅於床鳴咽而去二事頗相類然則琵琶別抱掉首無情非惟不及此妾乃併不及此孤

吳侍讀頡雲言癸丑一前輩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數先生憶不甚真也嘗僦居海豐寺街宅後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爲祟但偶聞音響而已一夕屋中有詬詈聲伏牆隅聽之乃兩妻爭坐位一稱先來一稱年長嘖嘖然不止前輩不覺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聽之遂窺其妻妾同牀隱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歡然相得者十面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攝也至於兩妻並立則從無一相得者亦從來無一相安者無名分以攝之則兩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於鬬爭哉